

美国考古学家、怀俄明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罗伯特·L.凯利： 考古学不仅关乎死亡和过去， 也关乎生存和未来

本报见习记者 陈瑜

对未来的考古学家而言，战争和军备竞赛就像我们今天看待斗兽场一样古老而愚蠢

文汇报：您从事考古学研究40多年，觉得它最有魅力的地方是什么？

罗伯特·凯利：就像许多科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生活中一些重大问题的答案能够在我们的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得到解答。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这些答案可能存在于外太空，在显微镜底下，或是在遗传学中。但对我而言，它们存在于过去的历史——我想弄清楚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同时我也知道，我真正要寻找的是诸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何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之类的问题的答案。

文汇报：您有丰富的田野经历，能否举例谈几个印象深刻的趣事？

罗伯特·凯利：1973年，我16岁，在我从事考古的第一天，我们的卡车陷在了沙漠里，我们不得不在车里过夜。第二天早上，一位牧场主用他的小飞机将卡车拉出来，我们才因此获救。考古的过程中，我遭遇过熊和狮子，但它们只是让我的心跳加速了一会儿。我也有幸到过许多人迹罕至却异常美丽的地方——冰川国家公园的偏远地区、马达加斯加酷热难耐的沙漠、绵延万里的安第斯山脉、阿塔卡玛沙漠和南美洲的火地岛，我还曾一个人坐在图坦卡蒙的坟墓上。在这些旅途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不愿意谈论他们国家过去的人。这让我意识到，真正的奇迹是逝者的生活如何强烈地关联着生者的世界。

文汇报：一般认为，考古学是一门关于过去的学科，但您在《第五次开始》中却试图通过人类600万年的历史来预测未来？



隧道尽头的光不是出口，而是疾驰而来的火车，这是现在许多人看待未来的方式。诚然，气候变化、贫富差距、环境问题、恐怖主义等问题，或许会令许多人对这个世界生出绝望情绪。但是，仍然有许多学者持乐观态度，美国考古学家、怀俄明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罗伯特·L.凯利(Robert L. Kelly)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新著《第五次开始》(The Fifth Beginning)中这样写道：“史前史告诉我们，人类擅长解决问题，进化

罗伯特·凯利：实际上，我在书中并没有想要做出预测，因为过去绝大部分的预言都没有实现。相反，我认为理解史前史能够告诉我们未来应该走向何方，我们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因为预言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文汇报：您在书中指出，假设有未来的眼光反观现在，会认为从1500年到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时期的“第五次开始”中。假设，您是一位生活在未来的考古学家，会如何回望现在人们的生活？

罗伯特·凯利：考古学家的工作就是去想象过去的世界，从外在的视角去想象那个世界古老的、已经灭绝的生活方式。但我们很难从局外人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文化。我想未来的考古学家会对他们所找到的全球战争的证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常常重塑我们。当然，正如股票经纪人所说，既往表现不能确保未来收益。我们的确可能走向覆灭。但是，史前史告诉我，并不必然；未来仍然有赖我们去创造。”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哲学上的这些终极问题在这本书中得到了考古学视角的解答。凯利认为，技术、文化、农业、国家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前四个重要的转折点，每一个都标志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我们当下所处的“第五次开始”始于公元1500年欧洲扩张，随之而来的是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和全球化。不同于前四次开始，人类目前已经拥有改变世界的的能力，关键在于如何设计出新的组织自身的方式。在他看来，进化过程虽然总是伴随着竞争，但利他主义与合作也是其基础要素，因而“第五次开始”可能标志着一个全新的基于合

及随后的所有冲突)，以及大量财富不平等的证据而感到困惑。在我看来，就像我们今天看待奴隶角斗和骑士比武一样，战争和军备竞赛对他们来说也是古老而愚蠢的，而财富的不平等也像奴隶制在今天一样是不道德的。就像我们今天看待史前世界一样，他们会发现21世纪是难以想象的。

文汇报：您认为未来的考古学家会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出土的什么东西最感兴趣？

罗伯特·凯利：这个问题太难了！我想他们会找到一些残存的我们现存技术的基石——化石燃料，因为它们可能在几百年内被人类耗尽。他们也会发现我们的宇宙飞船，并为此感到既古怪又震撼。几年前，我在一个博物馆里看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双子座太空船(Gemini spacecraft)。我无法想象有谁有这样的勇气将某人送上太空。

作的竞争的时代。他在全书的最后呼吁：“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的进化可以，而且应该，甚至必须由我们自己掌控。”

自视为“泥土考古学家”的凯利最爱在崇山峻岭之中寻找遗址。从事考古40多年，他参加了遍布美国西部、东南部、纽约市(他曾协助发掘华尔街的一处遗址)、缅因州和肯塔基州等地的田野项目。他也在智利阿塔卡玛沙漠边缘的印加遗址工作，发掘过13000年前的“古印第安人”营地、19世纪的厕所、墓葬、印第安人的村庄和洞穴。他还是一位文风幽默的作家，作为专业期刊《美国古物》的编辑，他一直尝试用简洁的语言向公众介绍自己的工作。

在《第五次开始》中译本(中信出版集团,2018)出版之际，《文汇报》采访了凯利，请他谈谈过去如何与当下和人类的未来息息相关，这或许能为我们重新考古学在今天的意义带来些许启示。

悲观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会导致我们缺乏行动，而今天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行动

文汇报：中国读者通过一些已经译介到国内的专业考古学理论读物，也能大体上建立起这样的认知，即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农业起源是考古学的三大战略基石。这与您书中谈到的前四次“开始”——技术、文化、农业、国家，颇为相似。对这些“起源”“开始”的问题，能否谈谈您的具体理解？

罗伯特·凯利：这些“开始”中的每一个都会导致地球上人类的物质特征发生巨大变化。物质上的巨大变化表明人类组织自身和相互关联的方式同样

发生了巨大变化。

考古学家很熟悉前四次“开始”：第一个是技术的开始，以330万年前石器的出现为标志；第二个是文化的开始，人类拥有了使用符号和在由象征性建构的世界中生活的能力。这一阶段始于20万到70万年前之间，其标志为艺术、复杂的工具、墓葬，以及宗教；第三个是农业的开始，于2000年前在世界范围内大量出现，以固定的村落和被驯化的动植物的传播为标志；第四个开始涉及国家的起源、具有权威的集权化组织的出现。其特征是震慑公众的公共建筑、艺术、科学，还有许多“聪明”的技术发明，比如用以增加粮食生产，传输货物、人员和信息的技术。但同时，这也是一个人们不得不忍受军队、战争、贫困、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时代，这是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

如果用考古学的视角看待当前的历史，在书中我指出了10000年后的考古学家会认为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是“第五次开始”，它以人类对地球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为标志——全球各个角落联系的紧密，物质文化的广泛相似性和迅速更新变化，这些都将成为未来考古学家定义新一次开端的证据。

这些“开始”都是紧迫的现象。进化常常是为了让我们在某个方面尽善尽美，但是在实现过程中，我们会成为完全不同的事物——狩猎采集者并不致力于成为农民，他们是在奔向最好的狩猎采集者的路上变成了农民。今天亦是如此，在努力实现最好的工业化，拥有最装备精良的武器，成为最富有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我们也将变得截然不同。

文汇报：这些“开始”是否有什么共性？对于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

罗伯特·凯利：有两个相似之处。首先，人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存在于前四次的每一次“开始”中，我希望这对于“第五次开始”来说也是成立